

# 哭母親

毛松年

毛母崔太夫人逝世後，毛松年先生曾親撰哭母親一文，至情至文，感人至深。中外雜誌社茲應國外讀者之請，特將全文刊載，並附圖照，敬請海外讀者注意是幸。

編者

母親此次以年老多病入住醫院，然以四月廿五日下午與親友談笑情形觀之，無法相信其於是日下午五時後即一瞑不起也。今竟一瞑不起，溘然長逝，心胆摧裂，悲痛曷極！

余十五喪父，五十一年來，母親與余相依為命，母親實以慈母而兼嚴父，無論居家、出外，對余精神上之關切，與行為上之教導，無微不至，我之身體是由母親之長期照護而成長，我之意志是由母親之長期鼓勵而自立自強。我之求學，雖自愧無所成就，然對人、處事，其向幸不致有大隕越者，無一不賴母親之督責與誘導。今遽失憑依，內心之空虛、惶恐，不知所措矣！

余兄弟四人，二弟新甫少余二歲，年二十即畢業於廣東中醫藥專科學校，考取中醫師，通日文，漢醫譯著頗多。方期能繼承先父季生公之醫藥事業，然不幸於民國廿二年，以急性肺炎而早逝。三弟椿年，四弟桂年於民國廿五、廿六兩年先後病故。母親年卅六守寡後，竟又遭連喪三子之痛，其生命所受創傷程度之重，可想而知矣。

其時家運不濟而國難亦開始，日本飛機日夜轟炸廣州，旋且羊城淪陷，余隨粵省府主席吳鐵城先生北走連縣，嗣移韶關。母親則率同媳婦及孫女離穗西行，繞道肇慶、梧州、八步，翻山越嶺而至連縣之三江暫居。由韶關至三江，車行需時一日餘，余以公務在身，每年惟省親一、二次，未能經常蒞水承歡。民國卅一年夏，男兒志江生於三江，母親初得男孫，喜宗祧之繼承有後，心懷頓暢，精神有所寄託。因余夫婦體質非健，志江出世後身體孱弱，加以僻居窮鄉，醫藥維難，常賴母親全心全力加意護理，乃能長大。余長女志文次女志勤後先分別與戴于賢、梁成汝結婚，戴、梁兩家尊人均陷大陸，故婚後其子女常依余家。

志江與馬來西亞僑生林琪曉結婚後，負笈美國，所生男孫華慶留在家養育數年。余姪志雄任職輪機工作，經常出海，婚後其妻子亦同居余家。故母親不特養育兒子，更親育孫男、孫女以至照護曾孫。

卅四年夏，日軍打通粵漢鐵路之企圖已漸明

顯，余乃自韶關往連縣三江接眷至韶關，準備必要時相偕向東移往潮梅。自連赴韶途中，路經坪石大山，汽車之煞車損壞，無法控制，東沿山路而下，緊張萬分，直至離小河渡頭五、六丈處，司機阿勝於千鈞一髮之際，將車偏右靠近山旁，適山邊有一大石，其大小適為汽車前輪與後輪之間距，故前輪經石面滑過後，其後輪陷下不能動彈，全車為此石所架起。車上除司機外，有母親、余夫婦、大女兒志文及三歲小兒志江五人，奉祖宗牌位同行，若非此大石所救，則全車六命覆沒河中矣。母親平日祀祖極虔敬，於顛沛流離中，仍不忘奉祖宗牌位同行，豈非母德誠摯感天乃能化險為夷乎！

卅七年間余供職粵省府，母親居番禺蕭崗鄉間頤養，距廣州北郊約廿公里許，余因事忙祇能隔日前往省親。一日有人乘小轎車到鄉間寓所云奉余之命接母親返廣州，母親以素不識來接之人，亦未事先獲余之票告，嚴詰之下，堅不允行，事後方知乃匪徒設計欲誘擄母親他往，企圖勒索者



民國六十四年三月毛母崔太夫人（前排正中）壽辰與親友合影，前排左起第三人為本文作者毛松年先生。

，母親之機警洵非常人所能及。

自民國四十年由港來台後，廿五年來幸能與母親形影不離，承歡色笑，方以為可多假天年，使余得聊盡子職，稍補過愆，今子欲養而親不待矣。哀哉！

母親生於清末，末嘗就學，然幼承庭訓，秉性賢淑，一生盡瘁以撫兒育孫、成家立業、光大門閭為終生最大願望。自與父親結婚後七十年來，含辛茹苦，堅定不移，環境越艱難，志氣越奮發。自余夫婦以下，男女孫五人，男女曾孫十三人，無日不在其精神統率與照護之下而生活。親友中之晚辈常來鉅玩者，咸視若子姪而愛護備至，甚至男女僕從有離去數年，而心感母親仁慈仍經常回來探視者，母親對之親若家人。

母親平居經常拜天、敬神、禮佛、祀祖，日有常課，月有齋期，以此為樂事。古人云「祭如在」，「祭神如神在」，母親對精神信仰之虔誠，身體力行，確能如此。遇有親友出國遠行，行前來告者，母親必自動當天許願，懇保其平安歸來，叩首一百，酬謝神恩。兒孫出國更無論矣。

每年十月卅一日 總統蔣公華誕，母親於是日必在家中設壽麵，謂子孫曰：「是日吃壽麵，祝蔣總統健康長壽，大家沾福也。」去年四月五日聞 蔣公崩逝，悲傷者久之，當日囑全家吃素一天，以示虔敬。每逢國慶及國定紀念日，晨早必囑兒孫勿忘在大門前豎國旗。

母親常謂：有兒孫教養為「壽」，有好的身體、飽滿的精神為「富」，有廉恥為「貴」，有機會多行善事為「福」。凡此嘉言，余聆受最多。古人云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」，余以為受之父母者決不止身體髮膚而已。今母親捨我而去，幽明雖異，而母親與余在精神上將永無分毫之離隔也。

母親四十歲以後，對算命看相之說一概摒絕，認為任何人祇要發善心，行善事，但求心安理得，自然福與人歸，對明朝喪了凡訓子之性命之學，甚具同感，曾着人把原文譯成白話，輯印贈人。

母親於中醫藥頗具經驗，親友以疾患相告者，常以極簡單之驗方介紹治療，每生奇效。又常調製藥油普贈親友，對外傷、止血、消炎、效驗如神。此油為諸兒孫出門行囊中必帶之良藥。

回憶母親一生以勤儉持家，以誠信立業，以仁慈對人，在五千年中國歷史中，原屬一極平凡之女性，然就中華傳統文化而言，實為一能篤實奉行，以身宏道之最忠實信徒。微母親之養育固無我身之成長，微母親之啓導，我實不易領略中華傳統文化之偉大也。母親之淑德懿行實難細述，惟望余家子孫對我母親永懷景仰，永懷孺慕。